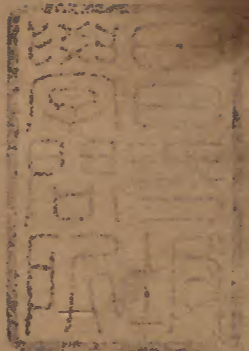


# 説類

七之九



漢書門			
二	六	七	類
九	二	函	號
一	七	冊	架

内閣文庫			
三	二	六	漢
函	一	六	番
七	冊	七	號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867	
冊數	10	(	2)
函號	303	7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說類卷之七

淺草文庫

宰相部

相權重輕

張公安道嘗為予言治道之要罕有能知之者老子曰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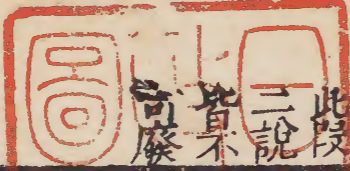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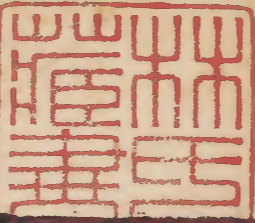
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惑朝廷故天下

之士知為賦詩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

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下

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當仁不讓于師賦時賈邊李迪

皆有名場屋及奏名而邊迪不與試官取其文觀之迪





言類  
以韵落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  
議落韵失於不詳審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  
恐從今士子放蕩無所準的遂取廸而斥邊當時朝論  
大率如此仁宗初年王沂公呂許公猶持此論自設六  
科以來士之翹侈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  
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  
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旣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  
矣許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格意雖不喜而亦從  
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  
稱首其後許公免相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

入叅知政事深疾許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主聽上方嚮  
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竝  
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  
相帥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于是私說遂  
勝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  
見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  
恣爲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  
時臺諫言事必聽已如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于許  
公非諸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若朝廷之輕重  
則不在此誠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



以議之而朝廷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也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如絳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老死不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由此言之也龍川別志

此段亦曲盡痛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也至韓琦范仲淹始率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

非蜂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為載書諸司明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為相却不如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墮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



鼎鑄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

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為執政王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



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及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常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鶴

林玉露

獨相

國朝宰相自崇寧以來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罷趙普相開寶六年罷獨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罷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罷獨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趙普罷呂蒙正在位獨相者踰年景德三年寇準罷王旦相祥符

五年向敏中相且獨相者七年天聖七年王曾罷呂夷簡在位明道元年張士遜復相夷簡獨相者三年皇祐三年宋祥文彥博罷龐籍相獨相者二年元祐九年呂大防罷章惇相七年罷獨相者七年七朝獨相者七人惟趙韓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最久云石林燕語

多相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幾倍於前也石林燕語

久相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  
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  
相年年有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久矣至蔡京秦  
檜皆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柄至二十六年此  
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  
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鶴林玉露

### 方正

王文正公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  
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  
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歸田錄

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天  
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慙伏而退後嘗  
謂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於今未易有也

儒林公議

### 恬淡

呂文穆公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  
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  
間從容言之公咲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嘆服以為賢于李衛公遠矣蓋  
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歸田錄



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櫻心所居陋甚不以屑意  
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  
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  
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  
營辦但佛家以此爲闕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  
求稱是終不聽臨終沐浴左脅而化時大暑七日方殮  
絕無腐氣此可見公踐履然今之士大夫鮮有不以外  
物動其念者

樂善錄

先識

李文靖公爲相沆正厚重有大臣體常曰吾爲相無他

竟

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  
爲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  
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  
財用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  
規妄有更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  
其識慮之精

歸田錄

李文靖公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府西北尚用兵或  
至盱食魏公嘆我輩安用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  
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  
無事其後北戎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祀蒐講墜典



靡有虛日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澠水燕談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汚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旣聞而不効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摘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卽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熟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論時耿爲侍御史遂以爲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於馬首云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

問其道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爲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耿子不肖私納校玳瑁器皿洎至閩中耿盡發校所言之事旣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遽首常納禁器于耿子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耿淮南副使如許公之料

軒筆錄

### 識斷

韓魏公爲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常爲近侍奸人所間



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庶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發  
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驚懼曰有事當別論奏安可輒  
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知卒  
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  
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慈聖太后  
嘆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石林燕語

不欺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婿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  
非卧房籠篋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與故仁宗朝諫官  
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堅其後

允為  
臣子  
所當  
知

諫官面論其非曰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得非以執  
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為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  
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執中何足貴仁宗曰非為是  
但執中不欺朕耳然則人臣事主宜以不欺為先

青箱

雜記

陳恭公自為參政時仁宗即眷之厚不但以其嘗請建  
儲之德也皇祐初趙清獻諸人攻恭公二十餘章意終  
不解一日喟然顧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樂乎中官曰  
豈非以陳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耳  
既臺諫官有言何不從之使去上曰我豈不知此但難

元頌

卷之二

宰相

九



得如此老子不謾我耳後不得已欲罷之猶令自舉代  
恭公薦吳正肅公卽召至闕下會賜宴正肅公疾作不  
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石林燕語

### 救解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  
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誕  
育朕躬殊爲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  
何意也呂文靖曰殊固有罪然營省事秘臣備位宰相  
是時雖畧知之而不得其詳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  
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良

又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爲遠改守南都如許公保全  
大臣真宰相也其有後宜哉及殊作相八大王疾革上  
親往問王曰叔父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上曰晏殊  
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歸閱讖得成敗之  
語并記志文字欲重黜之宋祈爲學士當草白麻爭之  
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而規利  
以他罪罪之殊免深譴祈之力也

龍川別志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  
語之丁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謂  
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

此事別小  
說又以  
薄邪



言類  
納 江隣幾雜誌

勤官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歸其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獨異記

識體

慶曆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後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公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

進慮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澠水燕談

慎密

世傳真宗任旦爲相常倚以決事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雖荷真宗委眷之重每慎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隙可窺 青箱雜記

薦賢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輦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鬚而長板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



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絢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院學士間歲遂立爲相時人感嘆敏中直亮無隱不掩人于上

東觀奏記

### 受遺

真宗晏駕二府受遺制輔立仁宗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叅大政獨報之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邇何可改也謂深感其言權字遂不敢去

涇水

世無談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子乞于山陵以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書須宰臣叅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員方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東軒筆錄

### 厚重

章郇公雖閩人然其爲人厚重少時有相工知人貴賤公父以兄弟見之相者曰中有一人大貴公就位舍去不復問公弟從之不已父曰所謂貴者誰也相者曰舍



去者是也後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許公鄙其爲人宋  
宣獻時以尚書爲樞密副使許公卽以爲參知政事欲  
以逼公公之親友皆勸公自引去公不聽久之宣獻卒  
乃求避位許公深愧之言于仁宗留公不遣及許公薨  
遂秉政晏元獻杜祁公范文正富鄭公更用事公默默  
無所爲然數公旣去而公爲相如故卒以老辭位而退  
蓋亦有過人者

龍川別志

### 自尊

晏元獻爲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僚吏旅揖而已有  
欲論事率因親校轉白杖復傳可否以出遂退呂正獻  
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于便坐接客初惟一揖旣端坐  
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復起一揖未嘗離席蓋  
祖宗時輔相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爲非也

老學庵筆

記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  
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  
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於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  
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  
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鶴林玉露

### 清儉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三



盧懷慎好儉家無金玉錦繡之飾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是理今身為宰相俸廩非不足以富貴寵祿為淫侈足矣何至於妻子寒餓乎門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縱無箔客至亦為少引于內必不至風雨侵坐懷慎雖無甚過人亦不全為奸偽此事蓋出鄭處晦明皇雜事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初不遠人情君子行之非專區區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過為矯飾自謂懷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為然因制科論題出魏志和洽傳大教在通人情蓋有所諷

避暑錄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約諸朝官數人會食眾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間話移時眾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勿拘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之類遂巡昇擡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

玉泉子

不避親

趙中令為相李處耘為樞密使處耘之女為中令子婦並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為相程康肅為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荊公為相吳正憲為樞密副使皆不



避 石林燕語

辭遷官

魯宣靖公提舉脩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官曾官已左僕射乃預辭於上曰臣進官一等則爲司空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爲誠遂從其請書上曾獨不遷官人以爲得體 石林燕語

不會食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當國每會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

收恩

李迪旣與丁謂論事得罪遷徙淹淪久之上卽位知其名節深所屬意明肅太后旣崩呂夷簡等皆罷釣軸亟召迪爲相迪樸忠寡材但務廣推恩惠以悅人心首下詔收叙諸罪廢之官賊汗奸狡之吏人所共棄者皆復爵秩授以民政又勅銓選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朝官得疲軟奸賊耗亂不才者幾二百輩勸沮之法由茲益壞人望替矣迨夷簡復來讒間者且至迪遂降黜以太常卿知密州 儒林公議

迎合



章聖祥符中行封祀之禮興造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議者或非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流聲色今主上崇真奉道為億兆祈福不猶愈於田獵聲色之惑邪

儒林公議

智數

蔡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某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仕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從事至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又一歲戶部欠郊費若干長貳堂白京唯唯期迫申言之荅以徐之旋聞下文思院鑄錢樣亦叵測

時富商大賈在京識事者懲屢變錢法之害亟以所畜筭請鈔不數日府庫沛然

清波雜志

秦檜在相位願指所欲為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鏹告貨壅莫售日囂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鏹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鞴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既而樣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揆閣前有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



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  
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  
吏叩頭服蓋其機竅根於心雖冗瑣弗自覺此所謂莫  
見乎隱者亦可歎也 程史

### 矯詐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  
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脫粟布被我自有  
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  
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詐焉弘  
嘆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西京雜記

### 勢交

王沂公魯當朝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  
沂公奏曰臣屢言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  
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  
且旻亦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  
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旣以許臣請即今宜召學士  
草麻太后許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晚年睽異  
勢同水火當時士大夫各有附麗故慶曆中朝廷有黨  
人論矣 東軒筆錄

范仲淹富弼初被進用銳於建謀作事不顧時之可否



言類 卷之七 十七  
時山東人石介方爲國子監直講撰慶曆聖德詩以美  
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氣類不同者惡之  
若仇未幾謗訾群興范富皆罷爲郡介詩頗爲累焉  
儒

林公議

乖忤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爲叅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  
荆公雅愛馮道嘗爲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  
行一日于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  
姓身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  
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

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  
率此類也 東軒筆錄

忮忌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已以其  
子高不解而第爲張雲劉蛻崔瑄疊上疏攻之宣宗優  
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寃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  
中書得臣恩者謂臣好不得臣恩者謂臣惡臣非美酒  
肥肉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已之短取誚於人或云  
曾以故事訪于温岐對以其事出於南華且曰非僻書  
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

亦是實事

說類

卷之七

宰相

十八



才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爲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商隱絢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之因題廳角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止使下員外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絢畢竟無成有詩哭相公云深恩無以報底是事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卽知絢之遺賢矣

北夢鎖言

宋庠葉清臣鄭戩及庠弟祈同年登第皆有名稱康定中庠爲叅知政事戩爲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使祈爲天章閣待制趣向旣同權勢亦盛時人謂之四友呂夷

簡深忌之指爲朋黨俄有無名子作詩謗庠有天下文章惟獨我榜中龍虎更無人之句餘韻甚多深訐庠之私語寢上聞乃盡罷四人爲郡仍降詔天下戒朋比焉

儒林公議

### 傾擠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爲崇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恩怨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於裴均尚

士大夫多坐此病



言數  
十九  
以恩爲怨況牛僧孺李宗閔實相與爲勝負者哉故知  
房杜誠不易得天下惟不爭長不爭功則無事不可爲  
而房杜實履之世但言房能以已謀資杜之斷爲難不  
知彼旣無所爭何但如晦視天下無不可容者英衛王  
魏固優爲之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豈但不能容天下  
雖如晦且將操戈之不暇也 避暑錄

盧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院使盧爲翰林  
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  
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  
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

筭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際  
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關非  
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石林

燕語

呂夷簡王曾同在相府曾公忠守道夷簡專用小數籠  
引黨類復縱其子公綽交結人士盛納貨賂其門如市  
曾知而惡之夷簡權寵益甚范仲淹輩數於上前攻其  
短旣而言者相繼斥逐曾寢不樂然曾性淳厚又不欲  
有欺於同列一日先白夷簡欲面啓求退夷簡答之曰  
便俟旬時作表章當與公同避賢路耳旣而夷簡急拜



章求罷不復白曾曾頗後時上方疑曾不能容夷簡曾怒為所賣乃密奏夷簡賊私壞公朝綱紀上乃詰曾實狀曾素不知主名不能對遂兩罷政柄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止以資政殿大學士判邠州夷簡薦王隨陳堯佐作代二人皆無應務之才隨又多病數在告未幾為諫官所論皆罷上復思夷簡終再用焉

儒林公議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疎呂公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其非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為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授以事任李公謙不

夷簡之巧如是

敢當呂公曰進用賢才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浙西提刑李公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既不協李公於上前求去上怪問其故李奏曰老疾無堪夷簡慢欺具奏所以上召呂而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為門生某求官二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公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為叅知政事甚善呂公為沂公言曰孝先于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于集賢處之可也呂公



李廸 王曾 皆攻 呂夷 簡不 勝竟 是疎 等

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  
 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  
 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  
 公又不協王公復于上前求去上問所以對如李公去  
 意固問之乃曰夷簡事多以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  
 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千緡上驚復召呂公請付  
 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推治無之乃請罪求  
 去蓋呂公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為怨時有言武臣王博  
 古嘗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不審遂奏之上  
 大怒遂以王公知鄆州呂公亦以節鉞知許州叅知政  
 事宋宣獻蔡文忠亦皆罷去李公王公雖以疎短去位  
 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

宋公序為叅知政事仁宗眷之許公當國公序陰欲傾  
 之而不得其要范希文在延安擅然元昊國書而以私  
 書復之事聞朝廷諸公議之許公謬謂大不可公序信  
 之亟於上前乞斬范公許公徐赫之公序倉卒失措相  
 次以事罷去范公至今恨之

神宗晚年以事無成功當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  
 時王禹玉蔡持正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不知所出  
 持正密議欲于西邊深入掠虜巢穴以為此議若行必



不復召君實雖召將不至自是西帥入討夷夏被害死者無筭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淺攻之議雖一勝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于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王持正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新州之禍實出于此

俱龍川別志

### 沮直

此亦可笑

祖宗朝宰相怙權尤不愛士大夫之論事趙中令普當國每臣僚上殿先于中書供狀不敢詆斥時政方許登對田錫為諫官嘗論此時後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補王禹偁在揚州以詩送人曰若見鰲頭為借問為言根也減剛腸又丁謂留滯外郡甚久及為知制誥以啓謝時宰有效慎密于孔光不言温樹體風流于謝客但味蒼苔是也

東軒筆錄

### 壞國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鶴林玉露

### 罷相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



言  
卷之十  
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  
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  
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  
懼遂然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  
當遽然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  
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  
蓋難也 東坡志林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逸詩唯陳從易學士云千重  
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冀公重稱之 江隣幾雜  
志

### 鐫秩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傅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  
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僞學發有  
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事之日非奮  
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爲相阜囊下三  
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願指之遂露章奏劾且  
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  
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行以害天下屏居田  
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閣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  
削上不以爲然言者益急乃鐫一官爲少保下祖泰於



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踈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乂玷于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闔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

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媿積中無階報上省僭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辯論乃寘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灑然消釋旣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北門者當制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誤之併及旣有疑于三至姑薄禡於一階朕方建皇極而融會于黨偏尊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官保以居間矧彥博已嘗得謝猶



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湔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  
庵朱文公而下皆褒贈賜諡於是其言始申方祖泰之  
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据案作色泣制挺焉祖泰大呼庭  
下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  
斯辱也尹亦慙趣訖其罪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  
猶有爲吃惜者

程史

### 歸貧

杜祁公罷相居南京無宅假驛舍居之數年訖公薨卒  
不遷亦不營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問里吉凶慶吊與  
親識之道南京者相與燕勞問遺之禮未嘗廢公薨夫  
人相里氏以俸絕不能自給始盡出其篋中所有易房  
服錢二千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爲前母  
子不容因逃河陽依其母傭書于濟源富人相里氏一  
見竒之遂妻以女云

石林燕語

### 權姦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  
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爲  
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  
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的勲業太師  
是去不得的勲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



秦之叵測如此

秦丞相晚年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警效皆呵止之嘗告病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他語惟盛推秦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大師先生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卽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閤子彈章副本已出矣其伎刻如此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劇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酌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未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太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副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猫不獲府爲捕繫隣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皇恐步行求猫比



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啗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燻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俱老學

庵筆記

胡忠簡既以乞斬秦檜撥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籍舌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詩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聞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它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夏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宮中事男

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於是有以聞于朝者檜益怒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旣而檜死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復作詩寓意曰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柰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癡兒果是癡蓋復前說也尋許自便孝宗初政召對寤合詔曰王廷珪粹然者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牾權臣流落排擯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道祠官



去乾道六年再召對便殿上又留之不可乃詔復祿以  
祀釐後告老終于家壽九十三其再召也廟堂欲予一  
子宮既而不果識者謂以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  
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寓公張仲宗亦  
以作啓與詞爲餞而得罪檜之怨忠簡蓋流移不少置  
也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脇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  
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  
時已病坐格天閣中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  
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握手曰勿勞太師  
檜猶自力竟仆於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  
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囑其  
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餽食中糝肉笑厲  
一以爲信毋忘旣入獄月餘無所問但日施慘酷求死  
不可得一日正晝寘之闇屋仰絀之使視椽椳偶見屋  
上一竅如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壁上有反字汾解  
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挺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于橐  
滿其中皆笑厲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  
我旣而獄吏皆來賀卽日脫械出則檜聲鍾給贖矣忠  
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汾旣繫斯夕不自安且念



如臣 害又 世情 反覆 皆 太息

為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  
一男子喘卧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眾環睨縮頸  
忠獻素堅定于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  
甦猶未出語置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計  
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堂  
序懽聲如雷王盧溪在夜郎郡守承風肯待以囚隸至  
不免旬呈適郵筒至張燕公堂以召之盧溪怪前此未  
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趨詣罷燕之明日始聞  
其事守蓋先得之矣故盧溪既得自便之命題詩壁間  
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興縉紳

禍一終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  
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蓋志喜也同時  
謝任伯之子景思伋家在天台為郡首劉景所捕既至  
而改禮王仲言揮塵錄詳紀之與夜郎守略同是知檜  
稔惡得斃為善類之福不貲要非幸災也 俱程史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  
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  
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  
焦土時殿帥乃馮榘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鶴林玉

露



說類卷之七終

說類卷之八

官職部

漢三公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為宰相蓋六國時有此三卿漢用

之但改司馬曰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國三卿

三卿皆諸侯之制漢人祇採六國之舊而不知周家天

子故事失之矣雲麓漫抄

宋三公

國朝三公官未始兼備惟元豐末文潞公守太尉雍王

曹王守司空富鄭公曹濟陽守司徒皆同一時其後宣



言類  
和間蔡魯公爲太師王將明爲太傅鄭達夫爲太保方  
相繼兩見 石林燕語

### 衍聖公

國朝孔子之後率襲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  
聖號後嗣不當以爲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稱仍改封  
其孫宗愿爲衍聖公 澠水燕談

### 三省

自兩漢以來謂中書爲政本蓋中書出令而門下省覆  
之王命之重莫大於此故唐以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爲宰相者此也尚書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  
習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各  
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旣又以  
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  
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  
然左右僕射旣爲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  
者而左僕射又爲之長則出命令之職自己身行尚何  
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  
者亦預聞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旣已奉之  
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給事中封駁而已未



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員冗多徒為重複因有并廢門下省之意後雖不行然事有當奏稟左相必批送中書右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

石林燕語

中書省

唐貞觀中勅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為嗤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夢溪筆談

平章事

竇懷貞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詔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為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為平章軍國事遂入銜或以為用懷貞故事

石林燕語

參知政事

唐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參知政事蓋劉洎為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



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為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于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參知非參佐也蓋宰相非一人猶言共知政事爾而平章乃參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特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為之副而難其名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輕重失倫後遂沿習莫能改亦不知其失也

石林燕語

### 樞密使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在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於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柄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歸田錄



使相

唐制節度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使相自郭元振始  
 李光弼等繼之蓋平章事宰相之名以節度使兼故云  
 爾也國朝因之元豐官制罷平章事名而以開府儀同  
 三司易之亦帶節度使謂之使相蓋以儀同為相也  
 石  
 林燕語

提舉宮觀

今日  
 若有  
 宮觀  
 可領  
 豈不  
 快活

太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為首相始命充  
 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  
 呂申公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

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叅知政事留  
 京以資政殿大學為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制誥皆得  
 為提舉因以為優閑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  
 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  
 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  
 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克不復  
 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石林燕語

中丞

御史有閹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  
 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槌視中



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槌此語誼於縉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槌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閹吏每聲諾必橫其槌一日范視事次閹吏報事范大驚立召聞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槌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槌復橫矣

東軒筆錄

臺諫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四諫四人者力引石介而執政者亦欲從之范仲淹為叅知政事獨謂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為奇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

東軒筆錄

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新舊一一上心蓋惟親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事雖戲語嘗

亦是說



言類  
親見之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  
議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叙契闊接殷勤甚歡  
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彈章上降旨卽  
日押出國門故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  
不吉則凶

清坡雜志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  
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  
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  
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  
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鶴林玉露

### 六曹

唐武德設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兵刑工宋初  
以吏兵戶刑工禮爲次神宗改吏戶禮兵刑工爲次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京師時  
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竊忙禮祠  
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部典了潑袴刑都北門總是寃  
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  
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  
相乘餉軍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  
吏胥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語曰吏勲封考三



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齋麵兵職  
駕庫咬薑呷醋刑都北門人肉餛飩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縹爲之給帷帳  
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  
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  
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  
中皆指此也

魏代始于尚書置祠部曹歷代因之不改祠部呼爲冰  
去聲廳言其清且冷也

翰林院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  
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羣官司隸籍  
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  
也惟翰林茶酒司只稱翰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  
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  
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  
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謂其在沐浴堂之南便于應  
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  
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閣門此亦用唐故事唐宣召學  
士自東門入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



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  
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  
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夢溪筆談

### 學士院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辭臣侍書  
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  
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  
洎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  
分而爲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  
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  
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  
沿襲之舊也

石林燕語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  
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  
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  
旨閣子窻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  
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窻格引燭入照之  
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



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撤前人行  
李而強據之者予為學士時目觀之事俱夢溪筆談

翰林學士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為之始諷宰相  
任園移在官上後遂為定制本朝凡兼學士結銜皆以  
職名為冠蓋沿習此例石林燕語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  
而行忽見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  
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  
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又為學士家貧

請外辭表千餘言中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  
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

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  
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  
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俱

夢溪筆談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  
彥振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院學士國朝以來翰林  
不由科第除者唯此二人石林燕語



講讀學士

咸平中以侍讀侍講班秩未崇乃命楊徽之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班翰林學士下講讀置學士自此始其後昺以老請補外真宗以其久在講席使以本職知曹州而張文節公罷叅知政事知天雄軍改翰林侍讀學士於是講讀學士始爲兼職得外任慶曆後凡自翰林學士出者例皆換侍讀學士遂爲故事

燕語

石林

麗正學士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捐將擬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玩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盼從此而減

大唐新語

北門學士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禘之元萬頃之徒時宜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



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爲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石林燕語

### 樂卿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爲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爲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

懶真子

### 史局

慶曆五年賈文元爲相始建議重脩史書詔以判館閣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察趙康靖槩及張文定余襄公爲史館修撰刊脩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已而景文亦補外乃許以史藁自隨編修官置局于京師者仍舊遇有疑議取證則移文於局中往來迂遠書久不成是時歐陽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貶去獨不得與嘉祐初文忠還范蜀公爲諫官乃請以紀志屬文忠至五年書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領提舉官及罷去陳恭公相辭不領乃命叅知政事王文公訖奏書亦曾魯



言類  
公以叅知政事領也

石林燕語

鑾坡

俗稱翰林學士為鑾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于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內則置於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於金門外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門不以為稱不常居之耳諫議大夫亦稱坡此乃出唐人之語諫議大夫班本在給舍上其遷轉則諫議歲滿方遷給事中自給事遷舍人故當時語云饒道斗上坡去亦須却下坡來以諫議為上坡故因以為稱見李文正所記

石林燕語

中書舍人

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窻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窻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窻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嘆也

東坡志林

起居郎舍人

唐起居郎舍人皆隨宰相入殿預聞奏事仗在紫宸則立殿下直第二螭頭即其均處和墨以記事故號螭頭

今之起居注書閣臣疏耳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十一



言類 卷之八 一三  
或曰螭坳自高宗前殿不奏事則二史固無所書矣本朝記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後殿爲次使候上殿臣僚退而問所嘗言書之然未嘗有敢告之也後始詔後殿輪日入侍崇寧初鄭丞相達夫爲史復建言併前殿皆入並立於堦殿雖存故事而奏對語略不相聞亦不敢自書惟經筵得與講讀官並列嘉祐間賈直孺所請也石

林燕語

### 檢校官

東晉時有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以吳混爲之淝襲至唐有檢校官自三公三司左右僕射至水部郎十三階國朝因之官制行並省中興用武節度一轉卽入開府儀同三司再轉爲少保以太速故又取未改官制檢校官置三公三少檢校官檢校卽檢點之義未與正官且令檢點其事故杜子美有圈官檢點之語唐以前常言耳自爲官稱人不復云

雲麓漫抄

### 試館職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爲濟州通判滿歲當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爲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卽召之故事



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  
石林燕語

### 兩司三院

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爲三衙其實兩司而侍衛  
司都指揮使外又分置馬步軍都指揮使爾殿前司亦  
參馬步軍而總于都指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  
虞侯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都虞侯與馬軍步軍都指  
揮使副都虞侯兩司三衛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  
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衛兵後又有六  
軍十二衛兵爲南衙漢之南軍也六軍爲北衙漢之北  
軍也末年嘗以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二衛  
是已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以  
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  
盖于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爲私兵至後唐明宗遂改爲  
侍衛親軍以康義誠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以  
河南尹爲大元帥典六軍此侍衛司所從始也及從榮  
以六軍及入宮義誠顧望不出兵而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朱弘實擊敗之其後遂不廢殿前軍起於周世宗是  
時太祖爲殿前司都虞侯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  
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爲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



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于國史歐陽文忠公  
爲五代史號精詳乃云不知其所始蓋考之未詳也自  
有兩司六軍諸衛漸廢今但有其名則兩司不獨爲親  
軍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  
在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弘肇之徒爲之者異矣此祖  
宗之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石林燕語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  
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軍步軍聯  
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  
慶曆三年余在舍人呵引者卽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

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余官  
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  
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避斂之禮蓋兩  
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  
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  
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  
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田錄

### 駙馬郡馬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十一



以爲怪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  
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  
何義也歸田錄

### 太守

後漢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夾車而行宏異  
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太尉  
獨異志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干旗  
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  
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後見雁幾先朝奉云古

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墨  
客揮犀

### 通判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旣非副貳又非屬官故  
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爲  
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凡  
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  
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  
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鱻昆嘗求補外任人問其  
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鱻無通判處可矣至今士人



以爲口實歸田錄

邑宰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見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辟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郵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間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咲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閣門祇候皆號能吏東軒筆錄

龔聖任言林得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二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才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癸辛雜識

校官

溧陽縣有東漢長史校官碑或疑其爲校官字按范曄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樂嘉賓則東漢鄉縣有校官矣正云麓漫抄



尉

縣尉呼為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府是別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蓋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

懶真子

猥雜官

漢人入仕有以貲為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老學庵筆記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

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一紙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塘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劭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壤

老學庵筆記

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于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戶口不耗仍不為民之蠹雖曰得策終以鬻爵以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

清波雜志



太學生

太學古詩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儻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據鯁亮如真御史

鶴林玉露

省吏

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其義未詳

懶真子

宦官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實衢路衝之朗列奏上召敬實面詰敬實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銜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剥



紫綬配南衙

東觀奏記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端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復有求為樞密使者何以絕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之死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

夫嘉公有謀

俱澠水燕談

趙高為中丞相龔澄樞為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真為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媪相

俱老學庵筆記

說類卷之八終

說類

卷之八

官職

二十一



謂諸人謂之嚴師  
 則未學亦筆也  
 為太祖顯甲文曰公於之甲因自稱公既童貫  
 太祖斷斷密謂諸古代無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  
 道公為中丞時冀盛盛為內太祖斷斷與長或與童貫  
 太祖公本精

說類卷之九

臣道部

忠實

此事須以實對不然能保中使之不言乎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  
 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  
 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  
 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  
 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托何事以對幸先見  
 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  
 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



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與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

歸田錄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閣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白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謂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筆譚

夢溪

剛正



傅亮秉政將拜蔡廓爲吏部尚書因傳隆問廓廓曰若以選事悉付我我則爲之不然卽不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當盡委於蔡羨不復措手矣以上則共祭同異廓曰我不能與徐干木羨之小字署紙尾遂不拜吏部黃紙案吏部尚書與錄尚書連名故廓

云署紙尾

小名錄

許將冲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畧稱時曹蒙銜命察訪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冲元當廳下轎冲元出見其倨甚復入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白之不許竝立曹甚久復令

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去

過庭錄

盤石趙逵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爲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脅息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躡嚙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拂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猶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



反走吏不得已歸又不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  
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獮狐兔耳何物小子乃  
敢爾邪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於上  
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薦之其醞禍不  
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  
十一月亟詔無官朱邸繼復召對權著作佐郎謂之曰  
卿乃朕自擢秦檜曰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  
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嗟  
之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召寔爲東川僉幕總  
領符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爲黷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

啓緘擲几下旣而符氏子不預榜總領因以他事摺摺  
之甚峻然卒不能污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程史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爲叅知政事間日  
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  
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願其事業豈止如是耶  
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政必先放鄭聲況自  
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以爲議  
已自是尤與平甫相失也 東軒筆錄

直諫



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  
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  
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  
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爲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  
毋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食之禮敏中怒甚  
皞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  
中傳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中廳問其  
事皞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皞賞其孤直翌日皞貶潤  
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  
狐綯爲山陵禮儀使奏皞爲判官皞拜章論懿安合配

享憲宗始升祔焉

東觀奏記

天聖中明肅太后垂簾漸久闈臣用事競欲過尊母閣  
以微權寵上勢孤弱中外疑之四年各仗前詔至日皇  
帝率百僚上太后壽時范仲淹職秘閣爲校理上疏請  
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壽然後宰臣率百  
僚於前殿上兩宮壽太后不懌遣大闈下仲淹章於政  
府問其當否晏殊方爲資政殿學士居京師嘗薦仲淹  
於朝遂貼職秘閣聞其事頗憂懼亟呼仲淹於第切責  
之曰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非忠直者特好奇邀  
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賢者之累乎仲淹方對所



以當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謂彊辭也仲淹退移書於  
殊畧曰日者以某好奇爲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鈞仲  
尼斬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綆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  
彊秦諸葛亮邀主於敝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  
誓江而克清中原房杜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  
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耳若以某邀名  
爲過則聖人不必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生云爲善無  
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夫名教不崇  
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  
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  
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某患邀之未至耳某昨輒言國家  
冬至上壽之禮斯言之有罪必不疑其僥覲也敢輕一  
死以重當代之法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內則母  
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是行君臣之  
禮非敦母子之義今兩宮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  
未見其損柰何後代必有右族彊熾竊此爲法以抑制  
人主者矣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  
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  
求少言過之士則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殊甚

服 儒林公議



悟主

孝宗初政袁孚爲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國史文惠爲叅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周測文惠曰上新卽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干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孚何罪也上諭以䟽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非闖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個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顏少蘇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罷天下咸以爲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爲罪則兩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霽威曰善將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孚儻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許諾旣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賜酒一壺親書



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織人知譖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足以權輿之云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為西掖時上用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為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

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玉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畧同也閣門官日日引奏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倖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為通判職曹官顧謂何邪官屬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旬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邪既而范竟不安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



說遂申命實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  
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俱程史

### 受知

真宗皇帝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卽有  
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上意皆露章  
開封府放稅過多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  
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  
在幕下曾愛其儀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  
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少有高下冀公至兩  
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

獨乞全與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卽位首擢冀公爲右正  
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  
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溪筆譚

世傳文穆遭遇章聖本由一言之寤蓋章聖踐祚之初  
天下宿逋數百萬計時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疏  
請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詰之曰此若惠民曷爲先帝不  
行公對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以遺陛下使結天下人  
心於是上感然頷之未幾命宰府召試孝爲德本頌授  
右正言知制誥不數年遂大拜

文穆乃王欽若  
青箱雜記



神宗初即位猶未見群臣王樂道韓持國維等以官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獨留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盖有志經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可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維曰若是則安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屬之意

石林燕語

善言

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聖將幸澶淵中外人情震懼車駕發京師六軍奏作樂上疑問左右杜鎬前曰周武伐紂前歌後舞上悅遂作樂人情頗安

儒林公議

辭官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言之從容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

知廬州

書漫錄

致仕

范景仁五疏而後致仕當時以為異

故事臣僚告老一章即從仁宗時始命一章不允兩章



言類 卷之六  
而後從所以示優禮也熙寧末范景仁以薦蘇子瞻孔  
經甫不從曰臣無顏復就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報  
最後第五章併論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仁宗初  
未嘗怒也景仁既得請猶居京師者三年時王禹玉爲  
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  
日自不以爲媿當權者亦不之責元祐初熙寧元豐所  
廢舊臣自司馬溫公以下皆畢集于朝獨景仁屢召不  
至世尤以爲高云 石林燕語

### 避禍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言有少事煩  
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甲  
申言之張辭以居閑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薦者  
秦曰教郡王薦翰林院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張逼不  
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隸韓王軍紹興駕幸  
循王第過午尚從容循王再三趣巨璫輩乞早早歸內  
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荅曰臣下豈不願萬歲款  
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也卽登輦聞者莫  
服識慮高遠 清波雜志

### 嫌疑

攻去人而自代之此事終是不可

包孝肅爲中丞張安道爲三司使攻罷之既又自成都



召宋子京孝肅復言其在蜀燕飲過度事改知鄭州已而乃除孝肅遂受命歐陽文忠時為翰林學士因疏孝肅攻二人以為不可而已取之不無蹊田奪牛之意孝肅雖常引避而不終辭元祐間蘇子由為中丞攻罷許冲元繼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為言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歐陽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風也

石林燕語

### 乞外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東觀奏記

### 淹外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自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內惟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責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復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嫌也

石林

燕語

### 請責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二



治平初王景燹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輔為知制誥繳辭頭時英宗初卽位韓魏公當國以為始除大臣而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為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意亦以為是而不救及後論陝西義勇事章六上不行乃于求罷章中始云錢公輔一上章止樞密副使恩命于詔令未行之前而責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議于詔令已行之後而不以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請比公輔更責遠小處疏入不報蓋意指魏公也

石林燕語

自污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為樂無所不至所授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晝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被毳衲於歌姬院捧鉢乞食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癸辛雜職

巧宦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十三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為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廉耻廣為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老學庵筆記

### 朋黨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復為春秋發微稍自出已意守道師之始唱為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盖同出韓退之及為慶曆聖德詩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

歷代  
皆如  
是

用兵之善以救貞元姑息之弊且時已異用推憲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於獻納豈有天子在上方欲有為而匹夫崛起擅參予奪於其間乎孫明復聞之曰為天下不當如是禍必自此始文忠猶未以為然及朋黨論起始悟其過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與慶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歷更而後盡其變也

避暑錄

### 躁進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卿於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小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為郎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



拘頂橋如此之類猶是謗語予讀鄭畋作學士時金鑾  
披上南望詩云玉晨鍾韻上空虛畫戟祥煙擁帝居極  
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則其意著矣乃知朝  
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咲

老學庵筆記

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在翰林恩禮尤渥其子作續翰  
林誌叙之詳矣然性特躁進罷叅政爲禮部侍郎知鄧  
州纔逾壯歲而其心鬱悒有不勝閒冷之嘆鄧州有老  
僧獨處郊寺蘇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  
爭多又移書於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  
卒世言躁進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遺爲館職平生好

燒銀而樂文字之職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  
制誥一日無恨矣然二事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  
樞密使爲使相而恨不得爲真宰居常嘆曰使我得於  
黃紙盡處押一個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舊制學士以  
上並一人朱衣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  
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  
傳館閣望爲學士者賦詩云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  
及爲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謂重引  
重金也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白樂天詩也

錄

東軒筆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  
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每笑  
之爲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  
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陳彭年被章聖深遇每聖文述作或俾彭年潤飾之彭  
年竭忠盡思以固恩寵贊佞符瑞急希進用當其役慮  
時隨寒暑燥濕不知也有高信臣者其中表也館於其  
家見彭年足疾甚每朝歸第則亟就書室嘿坐端慮或  
呼婢僕脫靴則瘡膿霑漬亦不自苦少求休息十日旬  
澹乘閑步於廊廡忽見紅英墮地訝曰何花也左右對  
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榴樹耶乃彌年所居之儻地  
也其銳進如此時人目爲九尾狐言其非國祥而媚惑  
多岐也乃參毗宰政未幾而亡

俱儒林公議

### 改節

張丞相商英媚事紹聖共倡紹述崇寧二年遂爲尚書  
左丞會與蔡元長異論中執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紱余  
深以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或言其在元祐中嘗  
著嘉禾篇擬司馬文正於周公且爲開封府推當其薨  
時代府尹爲醑祭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有詔  
張商英秉國政機論議反覆加之自取榮進貪冒希求



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文章豈容在列可特落職依  
前通議大夫知亳州余家舊有石刻正其所謂嘉禾篇  
者文既爾雅論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終也因錄之  
以表其初終焉篇之言曰維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  
得禾異畝同穎部使者臣張商英作嘉禾篇神宗既登  
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懼罔知社稷攸託惟太母晦聖  
德於深宮五十有四年克莊克明克仁克簡肆膺顧命  
保祐神孫以總大政既臨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嗚乎先  
皇帝聰明文武宏規備圖軼千古先丕惟曰禹貢九州  
之域封裔壤培于殊俗豺狼野心終不可豢序弗底平  
時以憂貽于我後昆廼備材力廼督事功務除大害不  
恤小怨今既墜厥志罹家多艱其弛利源與民共之所  
不欲一切蠲罷庶事肇革衆志未孚新故相形愛惡相  
反議論乘隙紛綸互建疑生于弗親忿生于弗勝其離  
成仇其合成黨盈庭睚眦震于視聽惟聖母燭以純靜  
斷以不惑去留用捨不歸于偏歸于是越三載群慝斯  
嘉群乖斯和群異斯同聲聞于上帝風雨時若英華豐  
美被于草木發珍祥于茲嘉禾厥本惟三厥隴惟五厥  
穗惟一臣聞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攝近則召公不  
悅遠則四國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誅伐讒慝卒以



天下聽于周公時則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以獻推古驗  
今跡雖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  
曰嗚呼先民有言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治平之時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時百  
僚師師在文王時多士濟濟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  
在野其詩曰諭諭訛訛又曰嚶嚶皆憎嗚呼卿士庶尹  
敬之哉曲直之辯是非之判罔或不異如禾之本絪以  
合穎利害之當予奪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穎非離于  
本無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吳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  
又嘗求其開封祭文而觀之頌之極摯者亦特曰公在

熙寧謫居洛京十有五年資治書成帝維寵嘉以子登  
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簾保佑神孫疇咨在庭  
屬以宗社介特真淳無易公者公來秉鈞久訕而伸五  
害變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傾其義必以  
死爭日月徂徃思速用成心剿形察胡衛餘生嘉謀嘉  
猷百未有告訃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師開國于溫  
莫惠我民門巷煩寃廼命貳卿葬其先原公殮具資一  
給于官悠悠蒼天從古聖賢損益盛衰與時屢遷功虧  
于篲志奪于年古也如斯豈公獨然已矣溫公夫何憾  
焉如此而已雖違時論亦非大溢美者蓋五害等字乃



當時之所深諱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張之立朝其初議  
論具是暨哲宗親政首爲諫官乃指呂汲公范淳夫輩  
爲大姦而以司馬文正文忠烈爲負國甚者至以宣仁  
比呂武殊視此文爲不同反覆之言聖謨其得之矣其  
後入黨籍却反成濫竽大觀爰立本以其能與蔡立異  
而用之亦不能久也欽皇嗣服會時相主其人贈以太  
保與范司馬二文正並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稱作東都  
事畧載張罷左丞以言蔡京姦邪有自爲相國志在逢  
君等語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而謫之考之史牒蓋專坐  
此篇稱書誤甚當因其異同之迹而遂從傳疑其實非

也程史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  
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  
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  
畧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  
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  
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  
聲援滑州置留府連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  
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  
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



胡挈郡邑前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  
將帥不可指為賊盜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  
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  
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  
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  
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  
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  
會求進擢為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宴樂伯可專應制  
為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英  
輩矣檜死伯可亦貶

尹穉字少稷博學攻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  
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  
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  
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  
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  
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  
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  
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可為  
士大  
夫之  
戒

露

嫌隙

允頤

卷之九

臣道

二十五



詞類 卷之九  
丁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  
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  
大事大疑則先材能蓋自視久次且時方用兵故不以  
爲嫌孫甫知諫院遽論以爲自媒杜祁公爲相孫其客  
也丁意杜公爲辯直而不甚力及杜罷丁適當制辭云  
頗彰朋比之風有爲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繼擢樞密

副使

石林燕語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曰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朱  
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昔恃才輕晦庵而陳同  
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嘗狎籍妓屬

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  
妓謝唐曰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  
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  
近見小唐云何荅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  
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旣至台適唐出迎少  
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次官乃撫唐罪具奏  
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旣進呈上問王  
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且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國王季  
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  
而併斥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貳卿蓋親得之婺



言卷  
之諸呂云

癸辛雜識

謫害

孔道輔為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之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公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既貶琳亦黜道輔兗州道輔知為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東坡志林

險薄

宋時已有繳人私書者可稱惡俗

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婿王滂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滂之所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舒為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無盡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彎弓成俗何足多怪

清波雜志

誣訐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三十三



言類 卷之九 三十三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柶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  
能逆知人之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僊  
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  
使巡至永府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  
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  
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蓋  
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  
致吏民呼爲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乘使  
朝廷致惑也

東軒筆錄

讒害

張僕射齊賢以吏部尚書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靜民所  
安之好事者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  
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厨三  
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曾孫仲

平爲予言

澠水燕談

楊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爲利變章獻太后寵  
冠妃御人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壺則立可致身二  
府億深拒之未幾丁謂奏章稱揚后德當正椒門未半  
歲乃叅大政億終不悔朝廷議封禪億謂不若愛民息  
用爲本復爲邪佞者所排眷寵寢衰矣億性又踈放言



或輕發時陳彭年方親幸潤色帝制有讒億云竊議聖文非親制者上不樂甚一日召億入禁中賜宴有酒極豐美至于杯案之屬皆嘗所未見者既而命小黃門捧書數箱示之皆文藁也其中刪塗改削皆上親翰億皆伏讀深贊天作之美上忽變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億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辯但惶懼而退未幾以母往許之陽翟弟倚所得疾遂請急歸侍不待報而往但留書時相所爲敷奏而已上聞之錫以金繒藥劑未之罪也億遂自稱疾不出晁迥李宗諤輩皆貽書趣億歸但假弟倚答書曰兄書語大錯喜怒不常委是心神不定

乃爲母奏乞免官爵言者亦請糺其罪乃除太常少卿分務西落許居陽翟治疾然門生館食者尚十餘人踰年貨用漸窶乃表述嫉謗所集賴睿明保辨再章求典許田不報復求歸覲乃就命守汝陽旣而得綠毛龜表獻稱瑞繼復求覲遂召還京師貢章願徧謁玉清諸宮始混和於時輩矣未幾卒京今上新政追贈吏部尚書

諡曰文

儒林公議

張忠定公爲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叅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及他語尤鄙公以非所宜言失人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殿短公曰



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  
任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亦  
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縉紳  
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  
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  
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  
嘗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  
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澠水燕談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  
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  
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  
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  
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  
以爲幸也

俱歸田錄

李士衡之父一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  
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弊因言路振文人  
也然不識體法上曰何也李士衡之父誅死而振爲贈  
告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東坡志林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  
好由是進用當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中



說人之巧如是

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  
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不  
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  
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  
得侍中宅婦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  
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已僂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  
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  
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華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  
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  
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  
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中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  
勳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  
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  
夜疾馳鍊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  
至襄州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  
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  
遂逼其自縊俱歸田錄

汪聖錫應辰端明本玉山縣弓手子喻樗子材為授諸  
子學有兵在側言某兒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呼視之



狀貌偉然不類常見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  
青草應聲曰龍爪拏開白白雲喻大驚曰他日必爲偉  
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子後從張橫浦游學益進十八  
年魁天下天資強敏記問絕人其帥福州吏聞其名欲  
嘗之始謁廟有姬持牒立道左命視之累千百言皆枝  
贅不根卽好論曰事不可行也姬呼曰乞詳狀公笑曰  
爾謂吾不詳耶駐馬還其牒誦之不差一字吏民以爲  
神相戒不敢犯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爲天  
官兼學士卿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夕伺間一日內  
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話方命坐賜茶汪奏臣  
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塵董  
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闔輒題德壽宮字下至委巷厠溷  
皆然汪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謂陛  
下方以天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天下後世將以陛  
下爲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間架之利爲聖孝之  
累不小上事德壽謹汪言頗過激聞之變色曰朕雖不  
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負此名  
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頷之不復坐自是而眷  
頗衰會德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詣宮  
言其故太上曰比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



言類 卷之九 三十一  
上還卽詔應辰與郡蓋近習揣上意因事中傷君臣之  
際難哉 癸辛雜識

忌嫉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以乞立儲  
貳真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  
之召爲右正言爲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溝柳詩  
自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  
翠花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殺昭陽學舞人

東軒筆錄

機詐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  
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值數  
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  
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  
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  
旣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  
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  
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丁晉公之逐士大夫  
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  
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



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  
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  
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俱夢溪筆談

### 阿諛

徽宗嘗出玉髮玉卮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恐人  
以爲太華蔡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盞皆石晉時物  
指以示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理毋嫌徽宗曰  
先帝作一小臺纔數尺上封事者甚衆朕甚嘉之此器  
已就久矣懼人言復興京曰事苟當於理人言不足恤  
也陛下當享天下之養區區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納

忠大率如此

清波雜志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封玉音曰  
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任實不曾見卽以對曰豈惟  
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備命除

淮漕

鶴林玉露

### 驕恣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有少保節度使與宣撫副使二  
認旗從于後次日執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識者知爲  
不祥旣行徽宗與其父京曰攸辭日奏功成後要問朕  
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

說類

卷之九

臣道

二七



乃上寵嬪念四者閭婕妤也

清波雜誌

### 奧援

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奸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東坡志林

### 諂附

王荆公當國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實封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議論有異於安石者

荆公能拒郭祥正而

書言何耶

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辨暢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闔押而薄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荆公公耻為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荆公上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

東軒筆錄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為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充至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凌公卿韓持



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常  
為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  
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  
予時將乞許覲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東坡志林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為蠟炬以  
眾香實其中選馭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  
使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掩  
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是燭中出  
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則曰

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藝其一  
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  
鄭仲為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錦地衣一鋪秦  
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矢志至於  
得罪二人為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  
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癸辛雜識

倖臣

朱勛之父朱冲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  
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驚出  
觀之但見憇於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它日必貴自是主



僧頗周給之。其子勔有幹材。蔡太師憇平江。冲攜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束屬童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窠以進。并以工巧之物輸上。就平江爲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珠爲噐。分遺後宮。人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置謂之花石綱。勔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稱降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以迎之。勔所衣錦袍云。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於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指揮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通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着

矣。是冬金人入寇。勔父子以小舟東。不敢見人人。亦不往見。旬日間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往衣皂衫行於市。又數日云。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信。但見座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問之果然。又數日軍馬方至街上。衣皂人益多。所聞貴倖皆在焉。童貫亦在帳中。續又問高球於南山把隘。徽宗幸發運衙城上亭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知虜已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衛。虜退師。以上皇還京師。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孟昶裝至親着於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大半爲神霄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之。寺



言類 卷之九  
僧皆歡喜鼓舞上皇初至已將寺之緊要屋退還及回所還益多道流盡折去窻戶之屬及再還併所折悉取去道流禱氣矣靖康初勔等始被行遣籍入其家云  
雲

麓漫抄

### 欺罔

政和二年待制李諛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爲玩物耳諛從臣何敢附會如此命以盆水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諛以罔上安置焉又巳亥冬祀南郊方登壇樂作使人推數小車載火出於遠林左右爭獻言爲異指點

闕然大司樂田爲押登壇歌壇上大呼曰田爲先見而上亦不責也則所謂祥瑞亦有類此者而蔡條尚以此夸大其父相業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書

清波雜志

### 譴黜

嘉祐中近臣執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獨有異議洎英宗立襄方爲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財用初甚窘洎蔡夙夜經畫僅能給足用是數被詰責永昭復土蔡遂乞杭州英宗卽允所請韓魏公時爲相因奏曰自來兩制請郡須三兩章今一請而允禮數似太簡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則如之何卒與杭州其爲上不



言類  
喜如此

東軒筆錄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崖知  
開封府李符言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  
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  
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  
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旣改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  
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癸辛雜識

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旣而又貶衡州副  
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在  
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

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除擬雷州及丁之貶  
也馮豕擬崖州當時好事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  
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  
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  
多以爲得體

歸田錄

紹興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  
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  
安世噐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  
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  
命一廻

墨莊漫錄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譁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比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于宜

鶴林玉露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月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

容每言及時事往性憤切興嘆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滕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

老學庵筆記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而稱量議論之異



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慢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鑄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鶴林玉露

### 詔獄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其語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無他物子瞻大駭

知不免將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覓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避暑錄



禁錮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筆至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老學庵筆記

姦禍

李林甫爲相既久將以撥禍且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下人積怨者不少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

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而得焉資其衣食計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聞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邪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嚀其喉屹而不能翻其袖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卽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衆家僮名氏也於是名呼一一而



言類 卷之九  
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  
爲所禍向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  
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符十年之  
期也 宣室志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  
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明正典刑乃先遣  
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於庭貫問故曰  
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召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  
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堪委寄故主  
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者故有此

可嘆

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  
至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  
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  
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  
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  
傳蓋妄也 老學庵筆記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榜  
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  
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  
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



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導并張青羅  
蓋塗金從物畧與親王等寵遇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  
封府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丘輔固村民  
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  
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條亦賜死條聞命曰誤國  
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  
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爲疑識者云  
祖宗特不誅大臣耳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  
當亦不赦也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字  
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  
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比之  
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其當軸時建居養安濟漏澤貧  
有養病有醫死有塋陰德及物所致其然乎當是時有  
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被器用專雇乳  
母及女使之顛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擾  
行戶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遂廢京之卒適潭守  
乃其仇數日不得殮隨行使臣輩藁塋於漏澤園人謂  
得其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宣和間京師染色有  
名太師青者迨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布條裹屍茲其



說類

卷之九

三十九

識也 俱青波雜誌

說類卷之九終

說類卷之九終



